

金劍龍鏢

陳青雲



第十五回 欲海奇花

堂屋简陋、狭隘 破碎的桌椅已经移走，摆了三四张长凳，更形狭隘。

假书生神色萎顿，衣衫凌乱，被按坐在靠壁的一张长凳上，一看便知曾经受到某种禁制，活动不便，成了任人宰割的囚犯。

神智完全恢复清明，便嗅到阵阵幽香。

当她发现自己衣衫不整，酥胸半露春光半泄时，便知道曾经被彻底搜查，验明正身，不禁羞愤交加，也感到心底生寒。

上坐的明艳照人美女左右，有油头粉面的两俊男，与艳丽妖媚的两名女郎，象保镖般左右分列，五双眼睛不怀好意地盯着爪下的羔羊。

她想反抗，想跳起来，但力不从心，试了一次失败之后，不再作无谓的挣扎。

“我想，你该已知道我是谁了。”女人嫣然一笑，笑容不但媚而且得意极了。

“是的。”她急急整理衣衫：“只是，有点不明白。”

“不明白什么？”

“家父有几位朋友，曾经与绛宫魔女打过交道，据他们说，魔女年纪已经不小了，而你，应该是年纪比我小，二九甚至二八芳华的少女。”

“谢谢夸奖，我已经双十年华了。”女郎笑得更媚更得意：“我是绛宫第四代传人，也是唯一的门人，本宫的每一代及门弟子，都以魔女的面目示人，我的朋友所见的魔

女，很可能是我的师祖或师父。”

“难怪江湖朋友知道绛宫底细的人，屈指可数，家父领袖群伦，消息极为灵通，但也对贵宫所知有限，请教，宫主计算，有何用意？”

“我出道没几天，需要各方人士大力扶持。”

“哦，这是成名的捷径，可是，你找错人了。”

“我找的不是令尊那种所谓讲义气尚气魄的浑人。”绛宫魔女撇撇嘴：“而是怀有雄心壮志有担当的当今才俊，目下有一个梁少庄主，是我的第一个目标，他近来的成功，委实可圈可点令人称羨。”

“唔！沆瀣一气。”

“你少逞口舌之快，不要激怒我，小丫头。”绛宫魔女脸色一沉：“目下我手中有你，另一个侠义道的重要人物，再加上即将到手的丘星河，我就有与九华山庄谈判的本钱，有要求梁少庄主让步的高价码了。”

梁少庄主居然不知道你隐身在他身旁出没，我对他的才华，必须重新估价了，你说，你愿追随我吗？”

“我宁可死！”她爆发似的尖叫。

“是吗？嘻嘻……”绛宫魔女暧昧地荡笑：“有许多名门子弟千金淑女，落在本宫的人手中时，口气比你更强硬更坚决，结果，赶都赶他们不走了。”

“你这贱女人……”

“带她下去，教她一些本宫的规矩。”绛宫魔女不悦地挥手：“不要弄得她见不得人，留她有大用，不怕她老爹不服贴，有她老爹支持，价值比九华山庄强十倍。”

两个油头粉面的大男人，一挟胸一抱腿，恶作剧地把她

当猪拍，看她情急挣扎的举动为乐。

“可有消息传来？”绛宫魔女向门外问。

“回少宫主的话。”门外传来女人的噪音，但不见有人现身：“两面都没有消息传回，毫无动静，恐怕姓丘的已放弃这里的落脚处，不能在此守株待兔了。”

“不会的，他利用这里张灯引蛾，怎会轻易放弃？闪电手几个人来了，不是吗？叫他们小心了，不要只监视小径，不可忽略了四野，丘星河应该快要回来了。”

“属下这就吩咐他们加强戒备。”

小屋本来是丘星河引诱敌人的陷井，现在却成了绛宫魔女的行宫了。

小屋共分三进五部份，三进是堂屋，内堂宿处、厨间柴房，另两部份是后面的牲口栏舍、仓房与农具间。

仓房是空的，没堆放任何果蔬米麦，目下成了绛宫一部份男女的休息处。

牲口栏舍仅有鸡高，作为囚禁人质的地方，派有两男女看守。

囚犯除了龙叔、吕叔、迅雷剑客与商姑娘之外，另有两个开封周府的把势，六个男女昏昏沉沉，蜷缩在草堆的鸡舍房，形同白痴，对四周动静的反应麻木不仁，根本不需要派人看守。

因此负责看守的两男女，在一旁搂搂抱抱亲热，衣裙凌乱春色无边，好在都是久在情欲中打滚的男女，只为了排遣无聊，相互调情好玩而已，手眼温存挑逗取笑，不至於肉帛相见，无此必要。

一个猫似的人影，穿越果林，无声无息接近了鸡舍，是被两男女的笑声引来的。

油头粉面的俊男，已将女的衣襟拉开，尽情把玩抚摸那引人血脉贲张的禁地，眼中却无情欲神情出现。

这些人对情欲已司空见惯，调情消遣与情欲无关，不象那些一辈子没见过女人胴体的男人，看到半抹酥便血脉贲张有如发疯。

“小真真，帮我一把好不好？”男的一面捏弄着女的胸部一面问，目光落在蜷缩在草堆中的商姑娘身上。

“帮你什么嘛？”女的背部半躺在男的怀中，双手不但不将在胸怀蠢动的大手推开，反而引导大手在她需要的地方游移。

“我想要这个假货。”男的抽出手指指商姑娘。

“你？休想。”女的轻拍了男的一粉掌：“那是日精使者的人，官主要安排她做锦绣山庄的东床娇客呢！你早些死了这条心，小心日精使者打断你的爪子。”

“哼！日精使者像一条大牯牛，商庄主怎肯要他做女婿，我才是一表人才……”

“你，绣花枕头，虚有其表……”

身侧突然传出一声轻咳，似乎就在耳畔发声。

两男女搂抱着叠坐，背靠在一座草堆上，身后不容人，接近的人不可能不被发现，轻咳声传自耳畔，但三方的确不见人影。

“噢？”男的吃了一惊，将大半裸的女人一推，挺身而起，眼角瞥见有物移动，打击便已及体。

女人象是睡着了，被推倒在地，衣襟滑落，胴体撩人像

是美人春睡。

还没站稳，耳门挨了一劈掌，还没看出移动的物体是人是鬼，便人事不省。

来人是丘星河，迅速将昏了的两男女拖入草堆，急急检查被制的六个人。

是被一种可令人昏迷的普通药物所制，这种药物颇受江湖朋友所欢迎，可以用在被制的人身上，减少看守的风险。

鸡舍旁有水缸，冷水一淋头，六个人猛然清醒，吃惊地挺身而起。

“你们怎么在这里被制的？”丘星河颇感诧异。

他认识龙叔吕叔，也记得迅雷剑客和商姑娘，是他曾经救过的人，只是不知道商姑娘是女扮男装的假货。

两个开封周府的把势却认识他，惶恐地爬起便跑。

他一跃而上，两劈掌便把两人劈昏。

“又是你救了我們。”迅雷剑客感激地说：“感激不尽，我们是前来找丘兄的，一来是想证实救我们的人是不是丘兄，再就是希望丘兄参与卫道除祟大计……”

“算了，卫道除祟不是我这种人的事。”丘星河不想听下文：“去找疯丐尹老花子，他师徒已经来了，同行的好象还有几个侠义道名宿，他们才能帮你们。”

“丘老弟，闲话少说。”龙叔不胜焦虑：“杨贤侄不在，显然被囚禁在另一隐密处，火急燃眉，快帮我们救他。”

“你们先躲一躲，我去相机行事。”

“我们也……”

“你们一露面，又得成为死鱼。”

“什么？你……”

“我不是小看你们，而是你们无能为力，可知道制你的人是何来路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他们的确一无所知，被擒之后一直神智不清，魔女用搜魂大法问口供，不需把他们弄醒。

“绛宫一群魔道男女。”

“哎呀……”

“噤声，躲起来，我先搜四周。”

仓房只留下三个男女休息，其他的人都派出去了。

两个大男人连抬带拖，将假书生弄至仓房，在里面休息的一男两女不加理会，瞥了一眼依然闭目入睡。

两人将假书生往地上一丢，喋喋怪笑。

“老[△]，帮我剥光她。”为首的男人一面说，一面坐下先脱靴解腰带。

“不，咱们该先拈龟。”老[△]断然拒绝：“每次尝鲜都轮不到我，我……”

“你算了吧！谁叫你是老[△]？”男人得意地说：“长幼有序，我这个五哥比你长七级。”

“哼！你只比我早入宫三天……”

“早三分钟就够了。”五哥开始脱衣裤：“再说，这位黑道霸主的女儿，整天与下三滥的黑道烂污鬼混，恐怕早就不是黄花闺女，甚至养了女儿，你还想品鲜？”

话愈说愈难听，假书生几乎气得要吐血，强提一口气，咬牙切齿一脚扫出。

全身发软，这一脚力道有限，扫在对方的右胯上，有如

踢中一块大石头，自己反而痛得哎哎叫。

这一脚，激发了男人的凶性，来不及脱衣裤，跳起来凶狠地抓起了假书生，三把两把便撕破了青衫，裂了胸围子，假书生成成了上空美人。

“我要你生死两难。”男人发疯似的，一面按住她撕衣，一面双拳齐下：“我要你哭一辈子……”

“你也将哭一辈子。”身后传来陌生的语音，接着脖子一紧，被人象捉鹅一样，扣牢脖子向上提。

“呃……呃……放……放手，有……话好……好说……”男人狂叫挣扎，其实只能略为“挤”出仅可分辨的声音，舌头便被扣挤出口腔。

这瞬间，被压在地惶然挺起上身的假书生，看到原来休息的一男两女，依然沉睡不醒，另一个男人老么，爬伏在旁象条死狗。

“是……你……”她又兴奋又羞急，手忙脚乱拾起破帛掩住胸口，起不来了。

丘星河出现得象幽灵，无声无息似乎有形无质，一掌将男人拍昏，毫无怜悯地扭断了手脚大筋关节，再一脚将人踢滚至壁根下。

“到鸡舍会合你的人。”他拍活了假书生的软穴，顺手脱下自己的青衫裹住半裸的娇躯：“你们务必赶快离开险地，魔女人手众多，每个男女都是可用声与光感人的高手，我照顾不来，快走。”

“丘兄……”她手忙脚乱，背过脸惶乱地穿衣急叫。

但丘星河已拾起男人脱下的衣衫，匆匆走了。

注意力放在大门外，忽略了屋内的变化。

绛宫魔女仍在堂屋逗留，仍由两男两女护驾，有耐心地等候猎物上门，一面品茗，居然一面在翻阅一本有关符录行咒的秘笈。

堂后突然传出脚步声，丘星河穿着黑绿色的长衫，施施然款步出堂。

长衫是夺来的，佩的剑却与绛宫的男弟子不同。

长衫穿在他身上居然很合体，却没有男弟子们给人油头粉面的感觉，而且多增了几分温文儒雅的风华。

四名男女弟子，先前听到脚步声并没介意，屋内本来就有自己的人进出。

但一看到丘星河出现，四人同时吃惊，一男一女反应迅速，立即身形疾闪，劈面拦住了。

“咦！你是……”两人同声惊问。

衣衫虽同，相貌与气质迥异，一看便知不是自己人。

绛宫魔女闻声放下秘笈，转首回顾。

“你是……”魔女眼神一变，倏然而起。

“别客气，你坐。”丘星河脸上有温文的笑意，似乎他是这里的主人：“在城里耽搁了一个时辰，有劳芳驾久等，失礼失礼，休怪休怪。”

毫无戒心地从两男女的中间踱过，迳自在左面的长凳落坐，神情安详，笑吟吟象是和老朋友话旧。

四男女弟子都困惑地发怔，忘了上前拦阻。

绛宫魔女先是愕然，随即脸上媚笑如花，水汪汪的媚目中，涌现动人的异采。

“你就是丘星河丘兄？”绛宫魔女惊喜莫名：“奇怪，我陪

侍家师在江湖遨游了三年，今年初春正式独自闯道，三年多岁月，怎么没听说过你这号人物？”

“哈哈！你还没把你真正要说的话说出来。”丘星河大笑：“你本来要说，怎么没见过我这种风流倜傥，有如玉树临风的人间俊丈夫，对不对？”

“说实话，我本来有意这样说的。”绛宫魔女居然有点脸红。

“你改口不这样说，是有意留一条后路：一条反脸捉我的后路。”丘星河似乎很懂得女人心理：“虽则你是一个人尽可夫的江湖淫魔，但一见面便表现得太露骨太惊喜，毕竟贬低了自己的身价，所以你改口。

我丘星河也曾在江湖行走了三四年，只是不曾争强门胜在名利上下工夫，所以知者不多，铁神门就知道我丘星河，至於绰号，我独行是这两天才取的。”

“哦，难怪。”绛宫魔女笑得娇媚极了，“你这人说话直肠直肚，怪可爱的……”

“宫主，你又来了，怪可爱这三个字，该出於我口称美你的。丘星河白混了三四年，连阿猫阿狗的绰号也没混到，想想委实於心不甘，所以干脆自取绰号，只要我撑得住，多亮几次，我独行的绰号便叫响了，谁还会介意谁赠赐或自取的？”

好宫主，你鸠占鹊巢，反客为主的占了我这落脚的地方，到底有何用意呀？我听你的解释。”

门外，已先后撤回五名男女，已有两个悄然进入，虎视眈眈候令行动。

“我想，我找到真正需要的人了。”绛宫魔女离座，傍着

他亲昵地坐下，流露出诱人的冶荡风情，投怀送抱手搭住了他的肩膀，在他颊旁吐气如兰，软语如酥；“本来，我打算擒住你之后，与梁少庄主谈合作大计，红花绿叶相得益彰，他可以帮助我逐鹿江湖……”

“计划得很妙，很切合实际。”丘星河也放肆地在那吹弹得破的粉颊上轻抚秀发、耳朵、樱唇。

他简直像一个调情的老手：“难怪许多新秀才俊，都设法走成名终南捷径，无俦秀士身边，最少也有四五个像你一样，急欲成名的美艳姑娘，合作得非常愉快。哦，你这小妖精好像成功地把我擒住了。”

“我改变主意了。”绛宫魔女放荡地主动亲他，胴体火热，春意横眉黛：“我身边，已经有不少出身武林名门世家的子女，他们都甘心情愿跟在我身边，我可以用他们来逼迫他们的长辈，暗中替我效力，只不过他们的声望与实力，不如梁少庄主而已。”

“帮助的人多多益善呀！”

光天化日之下，屋内屋外有十名以上男女虎视眈眈，绛宫魔女一点也不在乎，任由丘星河对她的轻薄，甚至迎合他的手在胴体上游移。

“我曾经暗中见过他几次。”绛宫魔女是欲海奇花，竟然情不自禁，被他挑起了情欲，但说的话仍有条不紊：“当然，比起其他的年轻俊杰，他的确高上一品，但今天见了你，你……”

“我也比他低了一品？”

“好人，你……你比他高了十品，所……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你改变主意了？”

上下其手，魔女快变成上空美人了。

“他算什么呢？我和你，一定可以创出惊天动地的局面来……”

“你还没问我肯是不肯呢！”

“哦！冤家，你肯的，是吗？”绛宫魔女的饱满胸怀，紧偎上他的脸颊，春光无边：“冤家，告……告诉我你……你肯，你……你愿意……”

“我很难说得出口呀！宝贝儿。”

绛宫魔女脸上红云似火，眉梢眼角全是春情。

这瞬间，脸上的红潮消退，冶荡的媚笑突然僵住了。

“你……你你……”

丘星河的右手，叉住了她的咽喉，拇、食、中三指，扣住了腮根的天窗要穴，扣住了她的右腰肋，像一把钢铁巨钳，钳紧了细不盈握的小丝腰。

“我不能答应你。”丘星河微笑着说：“日后，我的儿子、孙儿女，甚至重孙儿女，都要堂堂正正挺起胸膛做人呢！而且，我不希望一辈子与一大堆你的姘头情夫，为争脱你的罗裙打破头。”

“哎……你……”

“谁敢上？退！”丘星河沉叱，虎目中神光炯炯，不怒而威，把急欲上前解救主人的男女叱退。

“哎唷！你……你们退……”绛宫魔女不敢不命弟子们退，她在丘星河的控制下吃足了苦头。

“这才乖。”丘星河手上的压力减轻了些：“你找错对象了，很遗憾。”

“我……我并没伤害你……”

“对，所以我也不伤害你。”丘星河坦然地说：“你争名夺利的手段尽管很阴毒，但并没伤害到我，而且施展这种手段的人不止你一个绛宫魔女，有些人手段之阴毒比你惨烈百倍。

我无权阻止你去找无俦秀士合作，但必须小心，他目前的名位得来得太容易，失去也将非常快，已经有人准备埋葬他了。”

“是你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与他并无不共戴天的仇恨。”

他想起沧海群找他，所许诺的条件，显然在强权之间，权力斗争永远存在，一旦尾大不掉，砍掉尾巴必定势在必行。

可以预见的是，开封周府已感觉出，对九华山庄的控制，已有点失控的征候发生了。

培植第三势力，这也是控制手段之一。

沧海君找他，培植第三势力的意图昭然若揭。

“如果是你，我放弃。”

“不会是我。”丘星河郑重表示：“但他如果不见机逃回九华山庄，继续向我行凶，那么，他今后的日子将十分难过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我抱歉。”丘星河放了她，而且温柔地替她整理衣裙：“恕我用这种不光明的手段接近你，这是我唯一接近你的机会。”

“你……”绛宫魔女大发娇嗔，脸红红地狠狠揍了他几粉拳。

“当面叫阵，我也接近不了你三丈以内。”他很乐意接受

这打情骂俏的情调，挽了她排排坐：“无俦秀士身边，有一个姓姜的美丽女金刚，擅长贴身攻击，你如果与无俦秀士合作，小心她，假如她反脸，你最好不要认为她是女人，放心让她行贴身攻击。喂！你姓什么？”

“不告诉你，哼！”

一代女淫魔，居然懂得撒娇了。

“你师父一定是彭瑛，她该有五十芳龄了吧？二十年江湖岁月，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。”

“我……我姓柳，柳如烟……”

“呵呵！你该叫如是，秦淮名花柳如是，喂！柳宫主，你打算何时把这地方还给我呀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走。”绛宫魔女娇媚地恨恨白了他一眼：“你这没良心的下手好重，我……”

“哈哈！不重制得住你吗？好宫主，我已经道过歉了，你不走，我就捉不到狐兔啦！”

他恶作剧地亲了白嫩的粉颊一吻，牵了纤手往门外走。

“我偏不走。”她扭着小腰肢作象征性的拒绝，冶荡的风情消失无踪，居然神似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，向青梅竹马的游伴撒娇。

“拜托拜托好不好？”丘星河将她推出门外：“有你绛宫的大菩萨在，那有半个小鬼上门？”

人都跟出来了，一众男女全用奇怪的眼神，向丘星河打量，也因主人的奇异转变而大惑不解。

“你少油嘴。”绛宫魔女又白了他一眼，接着眼神一变，变得阴森、冷酷，狠盯了室内空无一人的堂屋，似有所发现。

“算了，柳姑娘。”丘星河拍拍对方的小手：“你擒住的几个人，我释放了，休怪休怪，再见。”

“好吧！再见。”绛宫魔女依依不舍地握住他的手臂：“也许，我们真会再见的，如果不嫌弃，我会站在你的一边。”

“盛情心领了，你犯不着和我那些仇家玩命，务请早离是非场，柳姑娘，后会有期。”

“后会有期。”绛宫魔女掉头便走，走得很急。

用机智送走强敌，丘星河感到一身轻松。

目送绛宫二十余名男女去远，他向小径眺望片刻，再向坟山瞥了一眼，这才悠闲地返回堂屋。

后面出来了满脸通红，却又强作镇定的假书生。

“他们都走了？”他问，提壶斟了两杯茶，将一杯递过：“你们真大胆，万一我制不住魔女，我走得了，你们呢？真是的。”

假书生手足无措，好半晌才接过茶在一旁坐下。

“那两个人走了，他们不能久留，托我向你道谢再次临危援手的恩德。”假书生羞怯地回避他的目光：“我也是，你……你知道我……我是……”

“以往我有点疑心，但不敢断定，那有长得那么秀气的男人？”他不多解释：“你的剑术很高明呀！龙叔吕叔不论内外功，都有了了不起的成就，怎么会上当落在她们手上的？”

“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，现在还想不到到底是如何被擒的，丘兄，天幸你及时赶来。”

“我是从后面绕过来的，仅听到屋后隐约的人声，恰好救了你们，并不知道发生了何种变故。”

“我是来找你的。”

“哦？有事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咱们是朋友，不是吗？杨兄……杨姑娘，只要用得着我，而我又有能力办得到，我会毫不迟疑帮助你，不然……我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，力所不逮，我不会轻于言诺乱拍胸膛保证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假书生总算有勇气面对他了：“我期望和你……和你联手，应付无俦秀士……”

“还有开封周府的人。你既然不愿与周府发生冲突，就不可能单独应付无俦秀士，凡事如果有所顾忌，所冒的风险太大了，杨姑娘，不要做傻事，你只要避开九华山庄的人，他们绝对奈何不了你，因为他们已被一条绳子牵住了鼻子，只能沿既设的路线走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不要可是，杨姑娘，你心中如果对周府的鹰犬有所顾忌，失败的机率是相当高的。”

“我已经没有顾忌，而且能毫不迟疑痛宰他们，九华山庄的所作所为，已激起了江湖公愤，目下侠义道与黑道的高手名宿，正纷纷向这里赶……”

“这件事十分奇怪，在我看来，简直不合情理，荒谬绝伦。”他打断杨姑娘的话，显然对黑道侠义道高手赶来的事颇感兴趣：“无俦秀士逗留在这里有必要吗？他应该早日南下周详布置，开封周府的鹰爪们在明暗处助威，暗地里却又挖无俦秀士的墙脚。”

侠义道高手名宿替同道报仇，师出无名表现得虎头蛇

尾，受害最深的人不出面，尹花子那种游戏风尘的人反而打头阵。

黑道霸主本来与周府水乳交融，周府却任由无俦秀士向霸主挑衅，而且明暗中表示支持，对周府有何好处？

黑道高手在开封放上几把野火，制造几件大案，周府能压制得住吗？为何要佃大风险支持无俦秀士任所欲为？我这笨脑袋想不通，难怪不配做一个叱咤风云的豪霸。”

“丘兄，你……你到底在说些什么？”杨姑娘真的没听懂，也没听清他的自言自语。

“哦！没什么。”他支吾以对：“我有的是时间，并不急，留心找出可疑的线索，看到底是什么人在玩弄阴谋计诡，杨姑娘，你可以走了，小心些，好吗？”

“丘兄……”

“目下的情势不但极为凶险，而且波诡云谲，连我这半局外人也理不出头绪，你最好远离是非之地，以保安全，再见。”

“你并不急，我也不急呀！”杨姑娘不但没有走的意思，反而挪动身躯设法坐得稳稳当当，脸上有慧黠的笑意：“那个很聪明其实很笨的魔女，被你三言两语乖乖地哄走，我可不容易上当，我要等着看你在这里，到底在弄些什么玄虚。”

“胡闹！你……”

“我算是服了你，丘兄。”杨姑娘脸又红了：“你对付魔女的恶形恶像，她不但不恨你，反而变成了知道羞怯的淑女，你在她身上弄了些什么玄虚？”

“皮厚！你们躲在出面偷看，好险。”丘星河坦然笑笑：“其实没有什么玄虚，她明白已经受到控制，我要她明白我